

歸
來

來 歸

集 作 創

1924

目次

貓鳴聲中·····	吳立模(一)
最後的一封信·····	仲起(九)
歸來·····	仲起(一九)
哭與笑·····	陳著(三一)
畢業後·····	孫夢雷(四五)

貓鳴聲中

吳立模

夜深人靜，小貓不住的叫着：

『嫋乎啊！』『嫋乎啊！』……

『媽啊！』

嬌嫩而溫柔的聲音，直鑽進她的耳朵。『呀，這是桂兒的聲音呀！』她霍的把被窩揭開，坐了起來，很急速的把衣服披上，心裏僕僕的跳着，兩眼睜向着房外。

『媽啊！』

『不錯，這真是桂兒的聲音。好了，他回來了！』於是，她就回答說：『唯，我就來了！』出乎意料之外的喜悅，使得她心房跳躍得劇烈，昨天的景象，片的都復現

到她眼前，她想起，昨日桂兒的咽喉，都幕着白膜的時候，她婆婆泛白的面孔，顫聲的說話，同她自己慌急的情狀；以及把桂兒送進醫院的時候，那王先生只是搖頭的情形……種種的回憶，襯托她快樂到不可言說。她暗自好笑，想：『早知道桂兒的病是不要緊的，像昨天這般焦急而慌亂的情景，不是像演了一齣戲麼！』她一頭想；一頭很迅捷的把鈕扣鈕了，走下牀了。

『媽啊！』

從桂兒的聲音裏頭，她知道他是等候得焦急了。她很溫柔的回答說：『桂兒啊，我就來了！』

這時，房間裏黑沉沉的，一些光明也沒有，因為油燈早吹滅了。她很急促的從桌上摸着了火柴同油燈，把油燈點着了，燈光直射到她丈夫的遺像上，從前的景象，條的又從她腦筋裏翻映起來。她想着三年前丈夫臨死的時候，他灰白的嘴唇，

久久的顫動，纔發出低微而斷續的聲音，說：『我死……桂兒要緊……你要十分留心他……』——這種傷心的說話，很深很深的鐫刻在她的心上，永永遺忘不掉的。她想：『險啊！像昨天桂兒的病勢，這樣的利害，倘有一個短長，我那裏對得起他呢……但是，現在是不要緊了。』她對着她丈夫的遺像，微微的一笑，好像說：『你放心罷，桂兒平安了。』她就把油燈拿在手裏，再轉旺了一些，急步的走到房門旁邊。

『媽啊！』

桂兒屢次的叫着，使得她心中更加焦急；使得她做事魯莽而失誤。她走路像奔的一般；用力的把房門開了，房門碰着牆壁，『彭』的一聲，牆壁微微的震動。雜鬧的聲響，驚醒了隔房睡着的婆婆。她聽見她婆婆帶咳帶說的問道：『媳婦，做什麼？』她很急促的回答道：『婆婆，桂兒回來了，桂兒回來了。』她婆婆說：『真的麼？快抱』

他過來。』但是她竟沒有回答了，因為她只注意在房外的桂兒。

當時她一把房門開了，她的眼線，像探海燈一般的，就直射到房外。

『呀！那穿着一身潔白的夜服的婦人，不是顧師母麼？手裏抱着的小孩，還不是我的桂兒是誰？好啊！他靨面紅潤得比以前更加嬌麗了，面孔長成得比以前更加豐滿了……可愛啊！我前途的幸福，或者都靠在他身上罷。』

『媽啊！』

他叫得更加親切了，他不住的在顧師母的臂灣裏掀躍動，覆額的短髮，隨着他的掀躍而飄動，他張着兩手，要撲到他母親身上來。

他恨不得一手就抱他過來，但是當着顧師母的面前，不應當過分的放肆。然而她終於抑制不住，她的手竟漸漸的撫摸到桂兒的頭髮上去，把頭髮推上，撫下，嘴裏嚙嚙的說：『桂兒，你好了，我的心纔定了……你是我的心肺呀，你有什麼病

痛，真是把我的心肝都吊去了。』桂兒聽不明白她的說話，不過經受着她這種溫柔慈愛的撫摸和說話，擲躍得更加利害了，身體灣向他母親，兩手鉤住了她的頭頸。

她竟想伸手去抱了；但是不能因為她一手還拿着油燈咧。她覺得自己太粗莽了，她想：『桂兒病好了。我以後抱他的時候正多咧，難道熬耐不住這一刻時間麼！』於是，她把心略定靜了，把油燈放在桌上，她方始想到顧師母了，她想：『桂兒的性命虧得王先生同顧師母從危險裏救了出來。現在再蒙顧師母親自抱他回來，我應當感謝感謝他們。』她就將頭頸裏鉤着的小臂輕輕的拿開了，望着顧師母想說……

『奇了！』她忽的看見一點眼淚，從顧師母眼睛裏滾滴下來。她知道：『這是觸動了她的心境了。——她的身世還不如我，她同我一樣是孀婦，但是她卻沒有

兒子！唉，不知她老了靠誰！她再也享不着兒孫的福——難怪她傷心！

她想着，漸漸的把頭低了下來，免得接觸着顧師母的視線，弄得她不好意思。她才很感激地說：『意外的快樂，使我神思都昏亂了；使我禮儀都疏失了，我還沒有請顧師母的晚安咧，請顧師母原諒！』

『請周太太的晚安！』這是顧師母勉強從喉嚨裏迸出來的回答。顫顫的說着，知道她是心酸到極點了。

顧師母再勉強的說：『弟弟的病，本來是一種極兇惡的白喉，幸而醫治得早，只經王先生打了一針，吃了些藥，就全愈了。』說着，就把桂兒放下來，說：『你要你母親抱罷。』說到這句話，差不多要哭出來了。

她看見了這種情形，她就自語道：『唉，可憐啊，沒有子息的孀婦！』

桂兒走過來，極力的小手癢住了他母親的腿，擡着頭，叫道：『媽啊！』

她立刻就把桂兒抱了起來，桂兒只是把頭鑽在他母親懷裏，嘴裏連續的叫道：『媽啊！媽啊！』

她俯下頭去，緊緊的嗅着她桂兒的頭髮，一種描摹不出的愉快，直浸透了她的心苞……

唉，可憐啊！她怎麼忘了，她怎麼忘了她兒子是早在昨天晚上死了！她是只有在她的幻夢裏，或者再會回來的了！

所以，我不願再寫一字下去。想把她留住在她甜蜜的夢裏，永遠偎抱着她親愛的兒子，不致再清醒過來，受那孤獨無聊的苦況。

夜深人靜，小貓不住的叫着：

歸來

八

『嫋乎啊！』『嫋乎啊！』

唉！不知道她的聲音，再傳到她主母的夢裏，又幻出什麼情景來呢！

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——龍華。

最後的一封信

仲起

W
—

世界上最不幸的，要算是被殘害者了吧！他們同是一個人，但爲什麼不能行使他們固有的自由意志，而享受人間的幸福呢！這些被殘害者，去求正義，去求解放，我們受着靈魂直覺底感動，同情心在我們身體以內暢流，我們當然是要和他們表同情罷！然而處在這已失去真義的人間世界的底下，同情在那裏呢？又有誰是同情者呢？他們不但不憐憫你是一個可憐的被殘害者，反要笑你是一個人間的落伍者呢！我從前寫了一封信給某舞臺上的一位文學家，同時又是一位戲劇家，內裏有幾句話說……當着先生登臺演劇時，自己扮了一個被殘害者底角色，演着最可哀的時候，心中必覺得世界上的被殘害者，的確是人間的最不幸者，和

可憐者罷……又說……當着深夜的時候，我們在一條兩岸都是蘆葦的小道上走，月光很滲淡的照來，蘆葦微微搖曳着，在這很沉靜的境界裏，忽然有隻被棄的小狗，伏在蘆葦裏嗷嗷地哀叫，我們聽了，也覺得心琴裏不安罷。爲什麼一個被擯棄的人，在我們面前哀求，我們便不去和他表同情呢！一個人受了痛創，面部被了鮮紅而微紫微青的血，一點點的滴到手上，再從手上一點點地滴到地上，這時，我們心琴裏也覺得不快罷。爲什麼一個人精神上受了莫大的殘害，我們見了，便不去和他表同情呢……那知我這封信拿了去，這位戲劇家看也沒看，便還給我了。我把信拿來，只流下兩滴熱的清淚。

後來我知道是沒希望了；但我的心，他向我說：『你前途有希望呢，你年齡還青呢，進行罷，別要懼怯，人間尙不至於這樣寂寞呢！』於是我又抱了滿腔的熱烈的情緒，向前進行着，去求我的生命的希望。因此，便跑了一位小說家那里去哀求

——求同情的安慰，信裏也有幾句話說……先生要說了：『街巷裏的乞丐，馬路旁失業的青年，也不知多少，我們也不能一個個的和他們去表同情了。』是的，不錯，但是這也許是他們自己的墮落，沒志氣，我敢自信，我尚不至於沒氣呀！我現在的墮落，更不是我的自爲，這是環境的殘害……這位小說家把我的信一看，哈的一聲冷笑，說：『你看過一個青年底夢的劇本嗎！』我回了一聲「沒有。」他便拿來了，說：『你且看至第四幕罷。』我拿來看完了纔知道這位小說家的意思。（一個青年底夢想你已看過，我在此不說他的內容了。）不過這位小說家，你是大錯而特錯了！這書中的主人——青年——始終是我敬佩的，他的所以失敗，這是社會環境的支配，不是他自己的沒志氣。我們當然要說社會黑暗背景底不是，不能說青年底不是和沒志氣。我當時雖然這樣想，卻也沒說，便含着無限的悲哀與失望，走出來了。

唉！W飄泊的我呀！孤獨的我呀！可憐的我呀！在這死灰色的道上進行的我呀！是失敗了！是無望了！我的確是一個夢想的青年了！我如今還生在這人間的世界裏，是抱的奮鬥的精神的，是想得奮鬥以後之勝利的。但是奮鬥什麼？沒有奮鬥之火的燃料，又怎能有熊熊的奮鬥之火呀！生活已支持不下去了，已無生機了，還能奮鬥嗎！哦哦哦！天呀！命呀！究竟我前途有希望還是沒了呢？假使沒了，那我便離開這世界去了；假使還有一線希望的，那末，生命的使者呀！請你指示我的去路罷。光陰是流通的水，人生卻是水上的波，一輪殘日兒已掛在西天的林梢，快要歸他的故鄉了，只有一線的微光，好像是傷別的樣兒，從枝隙裏窺視照臨在人間，我在黃浦江岸走來走去，看見波濤湧洶間，蕩漾着幾隻小的漁舟，我想着我現在的生命，又何嘗不是一隻在浩浩大水裏隨着風波飄飄的小舟呢！固然，是沒有一定的目的地，也不知何所是歸宿。飄到邊岸，飄到島嶼，都是在不可知的命運中。即是萬

一不幸，被風波把舟吹翻了，這也是在不可知的命運之列。浩渺的人生呀！可憐的人生呀！悲和哀那便是人生的結晶了！殘落了的花瓣上的血絲，枯衰了的片葉上的波紋，那便是人生命的最真切的寫真了！哦哦哦哦！無論什麼人，都免不了生活的支配罷！雖說一班高坐堂皇，不勞而得食的富貴之家，他們卻是不受生活的支配，但他們生活也過偏於沉淪了——是一個行屍呀——一班販夫走役，爲着生活勞勞不已，但仍然免不了生活的支配，唉！可憐的販夫走役呀！其實，你們間接在替一班行屍奔走呀！行屍的財產，從何而來呢？便是由你們這班勞動者的汗血無形中流去的了。唉！唉！一個人爲什麼要替他人勞動呢？一個人又爲什麼要用人替自己勞動呢？極不平等的世界，毫無真理與正義的世界……我看看西天的一輪日兒已沉下地平線去了。一輪月兒又升上來，立在那座美秀的青山之頂。唉！月兒呀！日兒呀！你們真罪惡呀！你們立在天空給人一點光明，便使地球上的人們囂鬧

着戰鬪不已——爲金錢戰爭，爲虛榮戰爭……——你們做一個旁觀者，日呀月呀！其實你們在看你們的罪惡之果了！

W！我想到這裏，我憤恨極了，忘卻我所有的一切了，假使路旁沒有行人，我一定會跳到江中心去了。我呆呆地瞧着一回明月，不覺流下了兩滴熱淚，長歎了一聲：「人生呀人生！」

風兒一陣陣地吹來，江潮浩浩地澎湃着，一天沒吃一滴水的我呀！煞是覺得腹痛了！不得已便寫了幾首詩，一首是心淚的聲，一首是月夜拿到某報館某編輯先生那邊去，某編輯先生看了，說：『顧先生，我們中國的新詩，還可說是在萌芽時代，雖有幾位作者，但很少有流暢的深刻的作品出現。先生這首心淚的聲，煞是把』我青年的悲哀赤裸裸的活潑潑的像一張照片顯映在一張紙上了！先生此後如有大著見惠，非常歡迎……』